

91/21
書叢作創剝數

2

COLLEGE
幸福之家

蕭軍著

編主的之宋

戲劇創作叢書之二
編

去

雁

之

家（四幕劇）

蕭軍著

戲劇創作叢書之二

幸 福 之 家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	主	發	發
作	編	行	行
人	者	人	所
蕭	宋	張	上海雜誌公司
軍	之	靜	
的	盧		

重慶 · 宜昌 · 昆明 · 桂林
柳州 · 金華 · 寧波 · 上海
香港 · 成都 · 漢中 · 西安

實價一元一角

外埠另加寄費 成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A)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圖字九八八號

幸福之家（四幕劇）

時間

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夏末，戰爭正烈期間

地方

後方某大城市郊外一所別墅裏

人物

秦庭 軍醫，約三十一二歲，近視眼，帶眼鏡，一條腿微跛

陳蘭 中學教員，約二十五六歲

尤東海 私立中學校長，約三十一二歲，陳蘭的丈夫

陳可菴 曾爲軍人，商人，教授，約六十歲，陳蘭的父親

陳慕龍 大學教授，二十八九歲，陳蘭兄

常雲 未完成大學教育，二十四五歲，慕龍妻

陳槐 十五六歲，中學生，陳蘭妹

白娃子 可菴的侍妾，十五六歲，鄉村姑娘

田女士 體育教員

黃經理 建國貿易公司經理（不上場）

玲玲 陳蘭的女兒，六歲左右

第一幕

這是陳可菴別墅樓上中間一間小客廳裏。從對面看去，後壁上靠右有長方形大窗，可以看見遠天和遠方田野的景色，現在正半捲着一襲竹簾，從簾縫隱約可以看見天空一些星羣。靠左有一門，門扇向內開。從開着的門口，也可以清楚看到天空的星和新生的月芽。右牆角斜放着一架鋼琴，後面在一個黑色的架上安置一座悲多芬的白色石膏或大理石的大胸像。彈琴的時候，人可以面對着這偉大的人。右壁靠前台，有門可以通到一間書房，也可以出去到樓下，但這要經過陳蘭的書房外房。門與琴之間有一個書架。對面將一進門靠左壁的地方有一個小

衣掛，上面掛着一件軍人外夸，一個紅色方形大皮囊（醫藥包），一個軍用水壺。左壁下放着一個長沙發形的藤椅。台中間略靠前左安置着一個圓茶桌，上面白色檯布，一瓶合於那個季節的花。桌旁隨便放着幾隻輕巧的凳子。

這別墅是爲了避空襲臨時在郊外才建造起來不久，所以一切雖是新鮮，但並不堅牢精緻。屋子裏的情調是輕鬆，簡潔，有一點自然的詩趣。

開幕時（下午七點鐘左右）正是樓下陳蘭唱京戲聲將落，一片笑聲和掌聲；秦庭（上身穿一件半舊草綠色童軍式襯衫，未繫領帶，一條有了補釘的黃色騎馬褲，一雙半舊的不大合腳的紅皮馬靴，這大概是從敵軍處得來的。）獨坐在鋼琴前面，似乎在聽樓下的笑聲又似乎在沉思，一面又斷斷續續地打着鋼琴上的鍵子，反覆着一個曲調，如：Old folks at home（故鄉）之類，一枝燃着的香烟放在旁邊的烟碟裏。聽見陳蘭從樓下傳上來的聲音和樓梯上的腳步聲，鋼琴

才正式嚮了兩聲，彈下去。

蘭（樓下）我今天……實在不能再唱了……對不起你們請原諒吧。（上樓聲）

大衆（樓下）今天是老太爺的喜事啊！

尤東海（樓下）她的脾氣就是那樣！讓她去罷去罷……我們再來乾一杯，我們這是各行其事；樂意打牌的麼？打牌，樂意喝酒的麼？喝酒，你們不知道，我們底一位客人還在樓上哪！（大笑，人衆也笑）

（秦庭，稍停，吸一口烟，又彈，琴聲稍激昂）

蘭（出現於窗口，但却是面向內問樓下）東海！你說話怎麼總是這麼不溫不火的？
海（樓下）這還是因爲您的神經太敏感哪！

（賓客笑）

（陳蘭從對面門走進，在經過窗口時她向秦庭望了一眼，秦庭也望了她一眼，彼

此笑笑。蘭在屋內繞一轉，坐在沙發上，也點起一枝香烟，吸了一口，嘆氣。

庭（停止彈琴，回頭）你怎麼不唱了？我正在聽哩，你比以前好像有點退步了吧？我好久沒聽人唱京戲了。

蘭這恐怕還是回到這兒來的第一次哩！（微笑）什麼事大約全是這樣，不進步就要退步！怎麼，你也學會吃烟了嗎？

庭唔……還是沒有資格，剛入流！因為在前方弄來的俘虜品裏面常常有紙烟，有時候就抽一兩枝，很不壞！

蘭聽說日本人在香烟裏摻毒藥，真有這樣的事嗎？

庭那是……利用奸商賣給中國人吃的，他們自己怎麼能吃帶毒藥的香烟呢？

蘭這也說不定，（樓下笑，唱小曲）他們也許故意弄一些有毒藥的丟給你們吃？
庭我們倒並不那樣傻……。

蘭 聽說你們在前綫，常常幾天不吃飯不睡覺，也是真的嗎？這樣，怎麼吃得消呢？你過得慣嗎？

庭 打仗……並不舒服，死，看樣子也並不舒服，但是總比做奴隸要強一點！（樓下牌聲，呼呖聲）人這東西，到什麼環境他就能應付什麼環境，怪得很！大約就是俗語所說的：「到那個山砍那裏的柴；到那條河脫那裏的鞋」了，也就是「細得倒，就捱得打」罷！何況，像我這樣人，你是知這的，也並不是「驕生慣養」的人，當然沒什麼問題。可是因為長久不到後方來，反倒覺得這裏的人情和習慣，倒有點生疏了，過不慣！對於人底應付幾乎有點無所措手足，就是拿這房子住起來，好像也感到不大舒服，並不是說這房子不好。

蘭 那麼……對於人……更要感到不親切嗎？（譏諷地）

庭 哦……好像也有一點，總好像有一點不調和……你不要多心！（微笑，彈了一下

琴)

蘭 這大概是因爲我們底生活太不同了！對吧？

庭 大概也許是這樣……（慨嘆地）人是一年年地變了！世界嗎……也是一年年地變了，想當初我們大家在一起，那還不大覺得，可是一離開幾年，再一看見，可就不同了！不過，一過這麼一段時間，又好像……回到了那原先的情境裏了……我是說我們在北平的時候。

蘭 你覺得……大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呢？比方……我們之間？

庭 這……我一時也還說不出來……僅僅是感覺得這樣而已。

蘭 你覺得……慕龍怎樣？有變化嗎？

庭 他……好像還差不多，還是那樣天真爛漫地活着，好像又胖了一點，不同的地方麼……是留了威廉式的小鬍子了。

龍雲海

庭蘭

庭蘭

算你蜜

(她

她呢?

(沉

了。可

他如

話。你

(沉

東海

雲 一定要他包庄……不能馬虎……

海 我包，我包……別發脾氣，這時候……發不得脾氣啦……

蘭（問庭）你爲什麼不去和他們玩玩聽，他們玩得多熱鬧。

庭 香烟雖然會吸了，但賭還是不夠格哪！我對於這類賭心機一類的玩意，總沒多大趣味，更無耐性！現在還是如此。

蘭 這確是得要點耐性呢！我現在賭的本領却很高了！

庭（微笑）哪……了不起！

蘭 你覺得你自己……和早先有什麼不同嗎？

庭（立起，走近台面，又走轉去，坐下）我不知道。所不同的嗎……大概是又長了兩歲年紀，再就是能夠冷靜一點對人處事了吧？這就是說，由詩人的時代，進步到

……散文的時代了，你覺得對嗎？（笑）

蘭 你這樣比喻是什麼意思啊？

（樓下叫）

龍 秦庭，阿蘭……你們來接接我們的手好吧？我們要吃點東西。

秦 我……不會來，你還不知道嗎？該阿蘭去吧！

蘭 我不高興……

海 讓我們打完這兩圈，一同來陪你們哦！

庭 不客氣……

蘭 吃飯的時候快到了！那個孩子……真有點可憐！

庭 你說的是……你父親新收的那個丫頭嗎？

蘭 ……（低頭）

庭 你父親的興緻和體質，很不像六十幾歲的人。很強壯嘛！

蘭 他……並不見得真正強壯，只是他很懂得保養自己吧！吃喝，全很考究……本來

他這次收這個丫頭……我和慕龍全是反對的。但是他說，做兒女的，沒有干涉他個人私事的權利，更是出了嫁的女兒。東海卻是同意的。等一會我們吃飯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這是多麼一幅諷刺畫了，那樣一個老年人，卻要和那樣一個不成人的孩子作夫妻！

庭 ……（站起來，看看窗外的天）你們住在這裏，是安全的，飛機是不會到這樣地方來投彈了，風景也不壞？

（遠遠有軍營中傳來的歌聲時斷時續）

蘭 地點並不太壞！討厭的，就是離這裏二三里路，有一個兵營，常常唱歌，也唱得不好。再就是……夜間到城裏去不大方便。

庭 奇怪得很，（稍停）我的心情嘛，有的時候竟蒼老得像個老頭子了，對什麼事全

像看得很透澈，對什麼人也全像和自己沒有關係，自己就像立在大海的邊沿上，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理解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有時自己對自己也全隔閡起來了，生疏起來啦……但是有時候又像完全像個小孩子，又對什麼事全覺得新奇，對什麼全有要獲得的想頭，對於什麼人又全覺得是善良的，可愛的……這心情既不是我們在北平時代那時候有的，也不像什……麼什麼時候有過……這好像是一個從北極到南極的旅行，假定南極有的不是冰山，而是火山的話……

蘭 你竟有這樣的心情嗎？（微笑）

庭 你在笑我嗎？

蘭 （莊嚴地）不！你說下去！

庭 我有的時候……也要分晰自己……但是……並沒有結果！

蘭 這又是「動搖」吧？

庭 我不承認這是「動搖」，我只承認這是感情的遊戲！只有看不清自己的前途的人，才有「動搖」……笑話，我又在發議論了！

蘭 那麼……假使你到了這樣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陳槐從側門進，坐於蘭邊，眼望庭和蘭）

庭 這倒用不到什麼大辦法，讓牠盡力跑一會，遊戲够了……就好了……再有的時候……我就「工作」。「工作」可以壓碎一切東西！

蘭 你在前綫上，能够談談心的朋友……有一些嗎？

庭 談心？在那裏人們是不喜歡談心的。所談的，大部分是敵人和打仗，再就是開玩笑，再就是工作……因爲那裏除開打仗，工作，再就是吃和笑以外，似乎對於別的全沒有多大興趣！並且每天接觸的除開打仗的人再就是工作的人……好像那裏的人……全是爲了打仗和工作而生活在這世界上似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心